



講學日記  
山縣  
全

仁13  
1.925



請

字

全

門口仁13  
號1925  
卷

余以一日之長承乏學職諸生新來者尙且未先生之學頗能措難余輒舉教十言以揚推其說任其疑信曰吾洞洞三面來者來去者去若夫疑民於河漢者吾豈敢

講學日記

天地之間一氣而已故無二本而生者物皆然也何於人疑之故曰仁義之良心性也口之味目之色耳之色四枝之安佚亦性也欲絕耳目之欲則仁義之良心又從而剝焉况草木之有萌蘖伐一蘖則一蘖生未拔根芟生之理不息一本故也人之於欲待死始息况仁義之良心之不能絕無况萌蘖之不能不生一本故也故孔孟有禮義之教無之欲之訓非仁者不能與識

仁義上統字  
疑衍字



氣之於習。既素絲之於色。燻黃則黃。漆赤則赤。蓋氣者質之隣也。質已可深。氣何得不習。故孟子有養氣之論。夫漆之非一日之功。磷之不可一朝而得矣。故孝者貴漸而熟。不貴遽而驟。仁亦在熟已。梁惠王一篇。王道傳法之真訣也。自非豪傑者。不能讀焉。篇末。奉滕文公之說。是孝而章末。說君子之意也。蓋以存梁大國行王道。不尚治亂之說。而自可為矣。以至小國介大國之間。加以無道。則天下之難事。人往。至此。而不失節者少也。况於保國者耶。死社稷者不難。為大王之事是難。所以孟子反復詳說。匪

豪傑者。不能說云者。不會孟子之意也。章句記誦儒者。說之茫然。不亦宜哉。

智有實智。才有實才。以虛智謀實。必不中。以虛才治實事。必不成。天下國家實事也。得之見。則取之。恐像欲施之生民之治者。其過人國也。必矣。實知實才。非實能者。無焉。實能者。何仁義是也。厝統曰。非豪傑。不足知時務。斯言幾矣。

夫子默識。既孟子知言。言至道無二。不待與人爭是非。而自能知之。故夫子不當。

性者氣之神也。情者性之感也。情根于性。根于氣。

氣也者。天地一元气而人之生也。若欲滅慾則孝悌  
至情從滅。一本故也。蓋慾滅則斯生莫所麗焉。禪莊  
以無慾為教。天仁之間絕無此理。其所謂悟覺者。慾  
空之說。而疑目生鬼耳。可笑之甚。

聖人之道。以孝弟忠信為本。其極皆殺一不辜而不  
得天下。行一不義。不得天下。舜以父讎棄天下。大禹  
以民棄其先公之國。堯舜不與子而與人。湯武以臣  
易天下。伊尹周公事幼主而不嫌。皆仁之至。義之  
道之太極。往之盛際。則人道之盈數。而精誠塞于天  
地者也。然其體則孝悌之實。而忠信之大也。道豈不

乎。實明白哉。人惟求妙理。所以不知道。又無所下功。  
可悲矣。以上主記

子曰。有教無類。言人苟有教之。則皆可以化善。若使  
人性不善。何得言無類。孟子性善之說。非自為口全  
祖述夫子者也。

孟子說王政。全述冉有適衛之問。蓋聖人為國之經  
法也。以上聖已記

甲午起筆

說云。豈第君子。民之父母。書云。如保赤子。蓋君子之  
於民也。至誠惻怛。震然至情。如愛子之心。咸出不可

僅  
已之實而後為之。礼亦法度以制其道。今孝者亦不  
修其德行。欲先措諸民。是何異市人而授斧斤。其擅  
良材者必也。王莽介甫其雄也。夫子之教曰。文行忠  
信曰主忠信。孟子曰。先立其大者。所謂實字是也。  
德行字於外。而人自聽服。孝者僕曉。道德字義。則欲  
人之聽已。不慮怨怒克伐。愈撲愈熾。不直不足喻人。  
祇傷已至情。故字以忠信為主。不以勉強為至。  
仁以愛為德。以誠為幹。愛也。於至誠者。自親而達。不  
愛其親。而愛他人之親。不愛其子。而愛它人之子。皆  
矯飾而已。豈至誠仁。

孟子性善之說。原於性相近。養氣擴充。推於習相遠。  
其說王政。則對冉子之意。豈說橫說。皆自孔子孝脈  
未。  
天無形體。一氣成體。其氣也。凝而為人物。聚而為鬼  
神。散而復於本。斯氣也。往來聚散。虛妙詭譎。罔收不至。  
儼然可畏者。水火是也。水火也者。氣質之向也。故見  
氣之休。所謂氣者。聚則愈聚。散則愈散。未則益未。往  
則益往。故積薪燃之。天下之火聚焉。鑿心導之。天下  
之水未焉。故曰。敬鬼神而遠之。務民彥。又曰。見彥不  
為無勇也。非其鬼而祭之。謂也。蓋聚之則未。戶牖社

期

席皆神也。散之則散，動植呼吸皆氣也。故可祭則祭，不可則止。智之至，義之用也。是鬼神之說，亦可以知天命之理趣。

一誠純往，直耐三年之久，而可行三年之喪。一誠純往，直耐一期之久，而可行斯之喪。所以古人重敬喪祭，喪祭者，人道之本，彝倫之維，誠之根也。古今所以有醇醜之異者，端係喪祭之隆污，異教之害如此矣。可悲哉。

敗子

敗有隆污。人無古今，故夏之亂可以為殷，之牧可以為周。大學曰：堯舜帥天下以仁，則民從；桀紂帥天

下以暴，則民從。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矣。夫謂以古今之異不可為者，助不仁之甚也。董仲舒曰：道之大原出於天也。言人亦本於天，人之為道，天之自然也。已夫天也者，一氣也。日月星辰，莫不其度。水火草木，不失其常。別於人何疑？故天也不變，則人不變矣。人不變，則道不變矣。是故得桀紂之君，則古可以為今；得堯舜之君，則今可以為古。其旨在教育已。

道可以漸而造，德可以循而進。學者當樂其所居，而不可強期效。駁入孝出弟，民義不可不勤矣。孟子曰

流水之為物。不盈科不進。君子之進德也。成章而後進矣。若強索有効。則氣浮心躁。其卒也。非好奇行怪。必至倦。孝廢業。不可不慎。

朱子曰。大抵陰陽二物。本別無阻。只陽尽處。便是陰。

易大全押  
上六細註

是即有生无死。有通無塞之說。惜哉。總隔一層。若推說到道徳之上。便莫欠缺。

孔子諸子。德行質實。其議論言語。皆自之家實。任中而來。故無過高之說。亦無過高之見。後世儒者。待之智見。得之理上。故其所見。常出古人之上。至孔子高弟諸子。亦以為不足。學然其人。不足以服一鄉人心。

是豈可經斯世。濟斯民哉。乃亦與無字之人。康輿輔。古之為孝者。旣農之勤稼。必有所用。事二皆實。氣象自與後世不同。

上古著龜兼用。著傳而龜絕。蓋龜灼而為兆。自然也。天也。著揲而為占。人心數也。天者無体。不可為人者。有体。可計。上古之時。人情至誠。出於自然。與天一體。故能資天得兆。若後世。著且不用。安能問龜。已未記筆仁也者。聖人御天下之道也。至大無外。至剛無倫。至健無對。乾德之謂仁。可以見仁之實。雅泚色音笑貌。模擬依倣之可得矣。



明<sub>半</sub>

聖賢往客曰。欽明文思曰。溫恭允塞曰。溫良恭儉曰。望之嚴就之溫。凡此皆充於內。翔於外者也。若務操微則涉于矜持。萌於偽飾。大害學問。唯當忠信篤敬。循之進修。內蓄一方。外睟一方。所謂實字實德君子之道也。

上古聖人不意智計。明廢物察人倫。循其自然之形。度人情之所宜。粗達生養之道。已所謂以人治人。政而止。其於智。况禹之行水也。歟。故有實德而無名。後聖人誓諸古昔。質諸天地。斷然知其不可殫矣。曰。欲其成訓於天下。垂於後世。於是仁義禮樂。多少分

別各有名目。以為教化之準。所謂名者實之實也。後儒不察實德。浮末是務。惟欲名目之明。而不省實德之病。聖人之道。欲涵天下。安得若後儒白尺書。窻絲析髮。割字解句。執欲以究萬卷之書。是山林間放之所為。非通天下之道。後世儒者。自釋老為任。如一家者。流職斯之由。可歎哉。

天地者一元氣也。陰陽者其屈伸也。是氣也行而不息。進而不返。一屈一伸皆行也。故能生之不息。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是也。惡之歸生者。善之主。生不息。故天地之間。無不善。易曰。元者善之長。是也。

呼吸者。陰陽之惟肖。吸者非吸。呼之機也。屈者非屈。伸之應也。是氣行而不息故也。天惟是一。其有陰陽二儀者。非二儀為敵偶。一氣之分也。地者天之凝。水者山之衍也。万物皆然。故謂有陽無陰而也。有天無地可也。推之人事皆然。義者仁之劑也。死者生之終也。天以一為體。故有二儀者。陰陽之分也。敵偶為說者。未知一本者也。中庸曰。其為物也不貳。謂之天命者。非天有命令。聖人立教之名也。禍福之未旣。君命之不可履矣。故君子安而受。晉未而履。晉之命之者。使人安而樂也。蓋天者氣也。氣無思慮。

煉

有一流行而已。流行不息者。直之理也。故直者得助。不直者不容。天非有心於福禍。直不直致之耳。水火無形。以氣為體。其觀天之情性。欲流淫輝。以動而不息。既死物。而無將。迎安排。則是非有心者。而逆焉者。見害。順之者得助。所以直不直之致。福禍也。夫逆流而上者。水壓之。退避則不見。逐者順流而下者。水浮之。退去則不見。送者壓浮之勢。甚屈似氣有心。觀其無逐送。則亦見無心。是氣之實也。蓋血氣成而心思生矣。天專以氣行。焉得有心志。若非生物。不得流動。肉煉是氣之體也。謂上帝謂主宰者。虛尊。

嚴之稱奉承天道已非若夷狄所謂帝釋也

天以直為體故直者得助不直者見害所以福善延

也孔子曰位喪顏子早夭孔顏不可謂不直是以人

觀天也聖人賞罰出於思慮故毫厘不差天之福殃

生於無心氣或有餘或不足故先華夏靈靈濕生物

生能殺物造化洪大不能若聖人之賞罰故聖賢安

受不疑

元氣流行而生者日長枯者日消順者昌逆者亡聖

人為之曰命而其中就自然者曰天就似人為而不

然者曰命皆聖人立教之名也惟天有許多差別天

又

者惟是氣耳

逆流而上者為水所壓順流而下者得水力而駛元

氣流行福福行於下是已

天以氣為體充實徧滿凝塞無礙故屋漏出冥之也

絲髮微密之間是氣無不貫通中庸所謂體物不可

遺者是也而此氣也至直至剛流行不息若以邪曲

夾匿處其中者猶以雪置於烈火無有不滅消者故

君子戒謹恐愆須臾匪懈以對越上天

人能知天命可畏之理而中心未嘗畏是與不知者

無異也非忠信之至正直之極此心不實欲畏不能

語曰君子畏天命

程子曰鬼神造化之跡也。此言簡而尽矣。蓋元氣浩澆。聚則皆能為靈。猶居室中之氣。噓則皆熱。然唯唯。有聚散而已。故人聚之則凝。散之則渙。鬼神之權在人。是故孔子曰敬而遠之。祭以義也。

古者道從重矣。王公不能屈士。戰國競士之權。多其邪術。况借魯士之遺。凡者也。秦坑儒。逐客之後。奪其權。

洙泗之後。道從之權在下。才如盆成括。而不聞君子之大道者。皆不能免無道之邦。坑焚之禍。儒者所致。

有

何独在秦人邪。高鼻之皓。穀城之黃。余為此拱立。

近世者以國字著書。欲喻道於衆者。其志則善。其智

則贛。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民可使由之。不可知之。

聖人豈不欲人。之。之。知之耶。誓不可得也。然則彼之

所為。道聽途說。德之棄之為也。斯害於道。賢聖與國

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堯舜之民戶。可封。機括在此。

伊尹覺民之心。三聘之後。始起。非俗儒之所識。

我朝庭中世以來。禮文度數。極為繁縟。殆非漢唐之

所及矣。疇人世家。至今守之不墜。亦天地間之一奇

莫也。

鎌倉以來其人稱武士。而其所謂子馬之礼者。謹慎  
尊重。若鄒魯諸儒之於詩昏。往之有守以死者。雖與  
先先生之礼。凡教可敬。足利氏之季。喪亂相尋。世家  
廢贊。士凡陵夷。逮乎豐二氏出。而放蕩不羈。以示英  
氣。挫夫豪傑之心。因以為凡。此後士凡遂變。  
大孝教。回子修身。以及乎天下。非謂人二可乎。天下  
自天下。以至庶人。同由一道。因所度之大小。而有歛  
舒焉。耳。復無它說。先王之道。仁義焉。爾矣。  
禽獸虫魚。其麗不億。而人之所用。不過百五之一。而  
無見<sup>其</sup>死所。春夏之間。蚊蚋滿室。逮至秋涼。則宋無向。

而雖墻壁阴暗之際。不覩一遺脫。春燕秋雁。歸往何  
心。倉鼠社鼠。誰為葬之。蓋阳舒阴收。造化秘機。人智  
之所不及也。猶天表心底之不可得見焉。  
宋諸先生其論学也。固不能無遺論。蓋自禪理未者。  
知逮仁壽。徂徠二先生。唱古孝。聖賢之首。廓然而学。  
者。或以此不敬其人。甚不可也。宋儒之学。謹慎周密。  
以行道為主。故其中忠臣義士。並踵而出。大抵漢唐  
之所及。明人厭理学。貴文章。其人不檢束。輕薄浮靡。  
大頽夙俗。掌教柄者。不可不察。  
男女雌雄。天地之性。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故蚊行

仁之端也  
喙息凡有生者靡不有雌雄而字育之狀與人無異  
足觀天地之性情男女之欲孳萌之情皆天賦生  
之性而孟子性善之說實啟天地之奧而孔門以仁  
為道德大宗者為此

易之為局其理精微文周之辭既係儒先註疏具倫  
而學者白首才窺彷彿高以前特有封文而無經文  
然民皆得闢物成務定業斷疑之用者何也曰古舜  
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周有亂臣十人得一禹而天下  
水治得一契而天下倫敘知者知焉不知者曲之古  
今無異方伯知之一方之國可曉也長知之一州之

民可曉義皇當取作易以建天下之極而已若為上  
古之取愚天愚婦皆通大易是說夢講昼寤人歸也  
伊東匡論性善之說曰蓋人之所欲不過色也臭味  
之奉宮室器服之御此皆凡有生者之所同然而無  
分上智下愚也固不可以謂之惡亦不足以謂之善  
唯其所欲者能合于度而無過不及之差則是為善  
非外此而別有善也昔哉言之既足以破千古之惑  
又可以開修孝為善之路唯至雜非外此而別有善  
也不能無遺議蓋色也臭味宮室器服必挾其美者  
不喜其惡是而觀其性類不然或近乎告子無善無

不善之見

或向學可以造聖人乎曰莫向造聖與否一類之微  
一事之細不知其說不可以辨况人倫之交接家國  
之操持不知其說而可哉不學其道而可哉君子為  
其所當為焉不造聖與否非所幾也

或曰雖無學之人亦能治家御國何必讀書論古學  
攘辛苦曰知說書論古之有益而後可與其言學若  
以為無益便無可復言者

祀天奉神而行者唐虞三代之遺法尚武者周人之  
俗為然士贊紳富兵能儒者不察以為夷人之陋逮

理孝隆盛其說愈錮殊不知世道厚薄國運隆汙之  
分實係此

古人講經皆因其事敷衍其義以為教導聞哈已經  
延進講要歸君道為子弟講要歸孝弟不必若句揣  
節解作為註脚垂于後世者觀宋明諸先生集中講  
義講章可見焉是亦孝者之所可知也昔朱考亭請

陸象山居其講說象山辭曰講義述於當時矣明精神不  
陸象山訪朱子於白鹿谷院朱子為諸生請講陸子也  
因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章詳述義利之辨聽者  
無不感動時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至有流涕者夫

夫義利之辨。諸生平日所被服。何至於出行流涕耶。  
今諱其諱也。亦無異議。蓋陸老能容辭氣。使它感歎。  
愧惕耳。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教存不言之前者。侍  
經筵任教官者。所當取法。

漢專門經業。至唐猶尔。迨五經正義出。古學都廢。南  
朝之孝。有名理。就名理。理類。有義學。謂相論辯為。終  
義。以明經義。正。宗旨為名。有玄學。其義曰玄理。其論曰玄論。又  
曰清談。老莊之。孝也。唐猶有餘風。迨詩賦盛興。其說寒。  
徂。徂先生論語解云。理與而欲窺聖人之心。又聆之。  
一切務欲開民智實。聖人之道則不然。示諸行事。待

待其自喻。方其不喻。雖胎之何以能知。乎不自喻而  
得諸耳均之。不喻已。故聖人不強人。以其知之所不  
及也。大哉言也。洙泗以後無聞。  
本國中古名家諸儒。大率受屠。或為弟子。中華南北  
以來。階唐諸儒皆然。大東學。胎於唐時。蓋其所師授  
乃爾。至理學興。始能特立。而究其說。卒不能別洙。洙  
豈非道之難知哉。  
胡仁仲作皇王大紀序曰。万化者一體之所變也。万  
世者一息之所累也。善言天者哉。  
漢高不識孝者。吾不信矣。不然何收其慢。罵屈於商



山負士。耶儒者觀其慢士。慢儒者冠及馬上得天下。語卒謂慢士惡儒。奚淺之乎。視英雄曲儒拘士。不知治体。謬誦先王之言。淆亂是非。証民惑信。皆識大体者之所惡也。亂生非真儒而一大言。渠乃罷說下厠。藉令逢伊呂之才。顏孟之賢。亦豈果慢慢乎哉。高山。亂生。况且如此。即不輕大往之士也。决矣。其抑遏擯斥者。也。惡曲儒拘士。淆亂决裂耳。諸葛氏侯曰。刘劉王郎。勳引聖人。群疑盈腹。衆難塞曾。亦此意。豪傑士。雖目不識書。早了大体。文以礼示。必無欠闕。非免園村寺所能窺覷。

巧

古之所謂仁也者。咸以功德及物者言。故策敬仲猶且見許仁。而有疑於不合者。三仁伯夷顏子。是已然。此旣榘楠。豫章之在山。蔽凡雨。避燥濕。在棟宇。播結之後。而望材知用。不必待功德著較之日。縣之治水。胷中先有一段水道。欲使天下之水。從胷中道行。是以已行水者也。故不涸。禹之治水。任水勢所向而導之耳。是以水行水者也。故績成。是其智大小之差已。天下國家。豈小智之所運。使小人為國家災害並臻。古今一轍。譬諸架屋也。樸檄千莖。不若一豫樟。故為治者。貴知。

要。

坑燔之禍。學者實召焉。秦罪薄云乎。脫冠之弱冠下。無人。高帝亦不貴士。

鍾倉主畏。與藤氏如秦。統秀衡世不敢動矣。礼用敵國以族其死。蓋藤氏三世皆賢。厚積百餘年。譬如古大諸侯。而得羨經為將。輒非新造。鍾倉云可敵。且觀其先。豫州父子擊。與賊暴露十二年。僅能立功。故不敢擊。逮秀衡卒。羨經亡。其易如振枯。賴朝可謂知勞者。

元氣充實。唯不可見已。故揮扇煽之。靡不生風者。可

以觀氣之體。

今有千斤之石也。吾能而舉焉。人以為理之所無。而有力者或能舉之。至其舉之也。人不能圖。輕重聖人之於道。其猶是歟。過化存神。非懸想臆斷之可知也。謂理無二致。以己說聖賢者。實不識從者也。

一代有一代之風。一時有一時之俗。至其成也。是亦天也。未易處變。聖人有教法以漸化之。所謂商一夏。至魯。一夏至道。王者世而仁是已。若欲以智力處。必過人之國家。

非天子不制礼樂。王綱解紐。礼樂崩壞。於是乎道德

之權。存於師儒。然身非天子。不可制禮。和於是乎。  
言語議論。以為教也。孟子以來。為爾。宋儒解經。一切  
為正心修身之用。雖非古意。可以脩時。故程子論禮。  
樂之廢。曰。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才也。難。豈不然乎。  
而但徠先生。皆以為非。盛言禮。和。今也。禮。和。既亡。并  
舍議論。言語。師儒。何以施教。弟子。何以受業。改使其  
說。得古經之意。毋乃非先王之教之旨也。和曰。吾禮  
樂固不可興矣。而不可託諸先聖。經傳。傳以己意。為  
教訓。且侮聖人。辱大訓。僭竊之甚者也。若必欲言語  
以為教諭。先王固有法言。述之有餘。何必牽強遷就。

混淆古訓為寃哉。儒者傳先王之道。以詔後世。其事  
誠重。苟不可曲意阿訖。好且安。知礼樂不興於今  
日。而興於後世。若欲脩今日。諸礼古訓。何以待於後  
世哉。

西行法師。仕至衛尉。無幾為僧。其行事不可考。通說  
東鑑得一事。曰。以奧陸國主藤秀衡。其宗族往訪道  
歷相州。鎌倉主素聞其名。要道引見。西行既見。除和  
歌凡月外。不出一言。鎌倉主贈以金。描約二三百金。  
受之不辭。出門見群兒。因与而去。觀其取与之際。少  
不繫念。若土芥然。其真道世人哉。蓋当是時。効力朝

迨及為平家之鷹犬。左祖源氏。暗問神畧之輕重。神祖以來。大變王迹。始熄士苟。存高義。果何所處哉。西行當此騷擾之時。優游凡庸。浮沈和歌。得托古逸。民也。嗚呼哉。而其賦和歌。不着雕刻。不要巧而巧。不要高而高。若以所見。則中葉異人也。不覺思想自然。湘西阜等。災莫慘於水火。然人見其利用。而不論其害。凡物皆然。有其利必有其害。有其長必有其短。唯賢者能取其長而資其利。故天下無棄物矣。故謂天下無惡可也。夫理學者欲先去其惡而資其善。唯見惡而不見善。謂三代以上人皆君子。世無長物。豈其然哉。今日

之天地。上古之天地。天地不變。則物不變。在治御之術已。

仁喬先生有古者列國無史之說。然春秋列國有事。則告之。則載之。策所謂諸侯之策也。襄二十一年。衛甯之類。董孤南史記。史爭死。豈唯魯史楚乘仁。喬所言唯是尚存之說已。

朱子說論語正名章曰。聖人之權。亦必有非常情所可測度者。是善言聖人。若胡氏說大慢聖人。且孔子雖聖。要能以羈旅之臣。處行人之廢立。書生之執裁。典籍所載。國莫保千年之祚者。唯朝鮮之新羅。經千

餘年而其六百年。与高句驪百濟男嶠。統一邦域者。唯四百餘年耳。

本國垂統以來。既踰二千年。可謂宇宙無雙。亦天也。間之奇事也。神祖神道為治。懿德絃清。數世之君。皆有聖德。服民若子。可謂至德矣。淡海公定。礼樂正制。而後形。而文矣。後世雖有不明之君。無術之臣。不能之素。正平天度。以後不可言焉。淳厚与和歌成紳。劣之俗。不能不為豪杰之所圖。

天慶以後。九鼎挂矣。原平二氏者。為國干城。朝廷賴焉。而安矣。至<sup>後</sup>白河皇祿。去皇室。情盛而平。出熾焉。賴朝

而源氏燿焉。是本邦古今限隔之秋也。

馬遷礼后引荀子諸說。以足之諸。歲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不可無。以上畧伯恭極喜渠此等說。以為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為得聖人為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馬遷。以曰。

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學。疎畧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失。呂伯恭極惡之。以上性理大是文云。

平生意不滿于成公者。在此等處。明祖日文云。為迂闊翁。亦在此也。

向。温公論才從如何。鑒通朱子曰。此便專把朴者為

向。温公論才從如何。鑒通朱子曰。此便專把朴者為

德。殊不知聰明果敢。正直中和。亦是才。亦是德。性理大全

史學

曰無為而治。曰恭己而正。南面矣。己是贊其得人委任焉也。人君之德。得人為至。莫以尚焉。然後世枯槁之士。乃創作無為。怵澹之說。儒者聞而喜之。遂剽掠其說。推成高妙之論。嗚呼。所貴於聖人者。仁與智而已。仁智御天下。禮樂刑政不一而足。豈無為之謂哉。可謂不知類耳。夫所謂無為者。飾以玄微之理。使使人信仰之。然概言其實。愚者當諸。愚豈治天下之道哉。孟子論詩行曰。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

亦不用於耕耳。其說具焉。

秦以前文武官皆帶劍。除武官外不得劍者。秦法也。何以知之。記曰。儀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劍以斂首。還履。問曰。蚤莫。雖請退可也。可證焉。前軻傳曰。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言秦法則非古之法。而秦所為者可見矣。自其銷兵鑄金人。禁民畜兵器。而遂為天下之法。漢優鄴侯以劍履上殿。是漢因秦制。群臣不得帶劍。卒之為百世之法。

思有所施。言有所為。為一繫之說。要簡切者。此君子

之道。禮曰：少儀。賓客主。燕。祭。主。敬。喪。事。主。哀。會。同。

主。謂。用。聖。氣。軍。旅。思。險。隱。惜。以。虞。

董仲舒曰：兼。良。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莊子

性者。生。情。者。人。之。欲。也。又曰：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

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是。古。義。也。不。可。易。也。朱。子。曰。

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其。以。情。

為。人。之。欲。則。未。為。害。何。也。

江。都。又。曰：質。樸。之。謂。性。非。教。化。不。成。是。不。敢。以。言。

惡。命。性。然。其。所。謂。質。也。者。猶。之。材。之。樸。玉。之。璞。即。夫。

子。所。謂。性。相。近。也。孟。子。性。善。分。疏。使。人。易。曉。耶。未。必。

若宋儒所見也。

韓。柳。承。南。北。之。後。唱。古。文。刮。鉅。華。為。樸。祛。纖。縟。為。宏。

而。資。易。者。易。者。為。法。去。陳。言。為。功。故。其。文。比。諸。王。李。

尤。實。而。其。弊。也。弱。王。李。承。宋。元。之。後。唱。古。文。洗。卑。劣。

為。高。雅。掃。溪。弱。為。宏。深。以。高。者。為。法。擇。言。辭。為。功。比。諸。

韓。柳。古。誠。古。也。其。弊。也。浮。韓。柳。者。烹。而。噉。王。李。生。而。

食。

余。童。壯。時。甚。喜。近。思。錄。當。時。既。有。筆。記。後。自。知。其。可。

醜。乃。鼻。蠹。而。嗜。焉。屬。者。得。故。帝。蠹。食。之。者。過。半。其。內。

一。段。有。言。曰。月。固。假。日。之。明。而。不。有。月。則。日。亦。不。為。

戴

明往未消息。阴阳之道也。竊以此理甚佳。因長吁曰。世微桀紂殷周不興。天下無事。雖有踔絕之才。跼蹐。轉下無由焉。既謂是亦汗漫。我將待誰而裁諸。遂記。其他稍可讀者於下。  
教之於夷狄也。猶毒藥之於惡瘡。即用之腹心。則不可也。  
教惑世誣民也。尚矣。然多今時。深習之。深戴之。如天視如考妣。倘欲處奪之始。非同好惡者。勢亦不可得也。蓋元氣內盛。外邪自消。大明出矣。百鬼不行。但使誠心愛民。礼乐以文。若一變。快於肌膚。滲於骨髓。

若再變。

而後彼亂德者。不待掃除而自去矣。

詩斷章之義。玩後世文語文說。及禪徒經史子集。隨意截取。以達其法旨。作詩者本有根據。賦詩者隨意。為用不泥。作者之旨。与天子觀風之意。殊。

孔子莞爾於武城絃歌。子游對以君子小人學道。絃歌而則言道。輒古者所謂道云者。教云者。可見矣。後世偏取諸言。沿傳以高妙之理。得不差耶。  
聖人之法。從民之好惡。而有未及。妻然者。秦御天下。夏先王之法。漢因不改。且若漢所更。更短喪除肉刑。後世咸安而行之。未由復於古者。民好惡之所。安焉。



果在於古耶。果在後世耶。蓋義之遠方者。衆人不識。唯聖人獨知之。故依其遠方者。制禮樂。闢邪道。善使之得其所也。是乃聖人之法也。後儒不察。偏言原於天而合於自然。不戾于先王之意。而趨異學之流者。幾希。

秦郡縣天下。先王之政不可復行。實古今大鴻溝。丘瓊山善言其說。而以拿廿之聰。輒取抑生之說。此誠不可喻矣。

呂政李斯作諸臣之儀。竟郡縣天下。其實逼於時勢。能知時勢者。其智固出群臣之上。而不知暴戾如此。

封建不可也。郡縣亦不可也。余不恤秦亡。而悲禍被於百世已。

秦二世二年冬。陳涉將周章等。兵數十萬。至戲。二世用章耶謀。大赦天下。祭驪山之徒。以擊周章軍。大赦始。此故教非盛世之改。

處士橫議。援古非今。固臨治者所病也。子產不壞鄉校。李斯坑之。二者公私實別。

李斯曰。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無論李斯燒經坑儒。孔子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曾子曰。思

不出其位。儒者或已窺一斑。則非天下者。可不謂惑  
亂黔首哉。

帝王世能終始之既。助於鄒衍。見封禪。而後儒傳  
其說。不排兩哉。

同春公之不得志於天下也。時也。非力不能也。方內  
以四州。尼子以八州。義興經久。猶及公之中年。義  
隆。時久。多才中庸。猶足藉先世餘烈。勲旧世臣。而保  
其餘業也。公二十七始襲封。領三千貫。經營於二  
國之間。將智見壓者數矣。至公六十一而大內滅。至  
七十而尼子降矣。尼子降之六年云。薨。子朝氏曰。矣。

有智慧不知乘勢信矣。

同春公已誅陶氏。三年而入山口。圍雲州。七年而尼  
子降矣。謂之持重之術。養威蓄力。為不勝而不為。勝  
久而勢定。勢定而有為。其有而後敵滅矣。蓋海內鼎  
沸。豪杰並起。各欲為君。不願為臣。其降者力不足而  
暫待時已。故虽有赫々之勢。兵一血於外。則內輒已  
解。義隆之圍尼子是也。豐王以十萬擊因幡。總取竹  
取以十萬擊備中。總取高松。以十萬擊尾州。總取竹  
鼻。皆能知勢者也。世言兵者。唯尚神速。知一而不知二  
也。英雄經畧天下。觀形勢已。不論久速。秦王符堅。肥

類之  
自老氏出。而亡論莊列。乃至鬼谷三畧。申韓張蘇。仙  
道諸家。匠卜雜家。凡天下言道術者。無不本於老者。  
漢晉君臣。一以靜淨。一以清虛。皆老子之雲。乃也。自  
魏氏因表見性成佛。即身即仙之說。天下之言理者。  
無不本於此者。上自周程朱陸。而下至養生與家。巫  
祝神道。枚藝劍俠之徒。雖名祿不同。莫不根柢於此者。  
唯儒者推其理。傳於經傳。以聖人之言。命於天下。其  
亦不易見也。嗚呼。二氏可沿以智先天下者。天下後  
世之智。終無出其右者。

聖人視天下而建道。其人皆親經營天下。及其道極  
矣。其智極大。一則非小智之所及。實則常而厭之。是  
其所以難其人也。二氏則以心建言。其人亦西走  
其理固衆智所得喻而悅者也。故天下靡然由其塗  
而不疑。雖周程諸儒聰慧。其人不能卓越衆人。則其  
工夫遂止於衆智之所詣。不自知戾於聖人。亦可悲  
夫。  
三皇等說出於秦博士。見始皇本紀。莊子。淮南。多言  
鴟荒之世。

荀子謂子思孟子作為五行。而二子居今無所見矣。

呂氏春秋權學其說至董仲舒白虎諸儒其說具矣。至周茂叔天下之理莫不五行者。秦廢封建變先王之法流禍後世。其毒至以中國為戎狄之巢而極矣。夫諸侯建國各自守其境故三代之時虜不能踰燕趙而內訌以藩屏稠密故也。秦既誦成爲兵聚天下疲弊之民以羈客當強虜一刃則潰散瓦解不支。虜因乘長配千里不留行。古者天子不自征有事則卿帥六師方伯連帥率諸侯戰於其地。漢高帝輕身先諸將卒有白登之困古所未聞。我狄自此輕中國之君稍而爲五胡。爲金。爲石。其卒也。

元一有天下。清再有天下。雖百世可知也。此後中國遂不爲中國之有矣。六經其亦衰矣夫。高周之際功臣不終者百無一二。皆傳世食土沃。子孫奉自高鞅而後功臣保首領者十無一二。而漢承秦而治。功臣以善終者十無三四。自此之後視以爲常。上以奴隸待之。則下亦以奴隸任之。深持身不備。而刑之施不已耳。蓋至明而極矣。其本判封建與郡縣。古聖人制作禮樂以治天下。唐虞三代之盛也。帝非至從。至道不凝。後世君臣其能不能。奉爲則從其力。

之所及為治已。後仲子產之徒是也。之人也。既近於古。先王之道。望而知之。其心非為不美而不為之也。力不能也。降此一等。其人亦不及。後仲子產。則先王禮樂。蕩然掃地。可悲矣。漢以降。不得其術。則雖尊道好學之君。不過云以經術緣飾吏治也。安勝。亦謂禮樂者乎。孔子表六經。立於天也。使後世君臣。隨分資以為治。雖戎狄之邦。不能廢名教矣。夫子之力也。賢於堯舜者。其諸是乎。

往後先生學立禮樂。而禮亦殘缺。孟子時。且不可見矣。况於今日乎。議者雖高。手不濟用也。曰先王。則孔子時

子時既失之。夫子新求四方。稍得序列。然則孟子時。或夫先王之道。禮亦已外。禮亦悟道者。皆為異端邪說。然則作者革命之道也。君子難言之。春秋時。周衰。禮不能統理天下。實膺革命之運。孔子有其德。而無其位。則未嘗顯言於顏子。子張等。則畧見其意焉。爾。是可以伺夫子之旨。故儒者之慮。訪求之事也。於何乎。訪求之。曰六經。夫典籍雖缺。詩局三。禮諸經。傳明而精之。合而觀之。孝者各隨其所及。而得矣。聖智者不可尚矣。奉以傳後世。不敢造異說。清大淫。是先生之意也。孔子聖人也。故曰知禘說者之於天下也。

如運諸掌。苟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是唯得孔子  
時孔子言之。若學者則不敢。是禮也。先生言曰。遠古  
以立極。知今以體之。差世之以觀其末。其於民俗人  
情。既昧諸掌邪。又曰。六經明而聖人之道。無古今夫  
然後天下可得而治。先生之意。炳然哉。彼喜茂先賢  
之所未獲。別開門牆。揭以為作聖之捷徑者。先生之  
所惡也。尔。

田大請事君之訓。書白之曰。事君能致其死。君子事  
君之道。不顧勤勞艱辛。於斯可觀焉。事君居禮人以  
為諂。君子愛君之情。至懇切者。於斯可觀焉。邵夫可

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也。既得之患失  
之。苟患失之。無不至矣。君子之仕。不貪寵利。於是可  
觀焉。民生於三。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君子事君。家  
不顧者。於斯可觀焉。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君  
子之道。脩己而不求於人者。於是可觀焉。子曰。為山  
九仞。功虧一簣。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子之道。  
要成於終者。於斯可觀焉。霜涓服此數言。適足以事  
君。然學問之道。貴自然而成。辟如草木之於雨露。人  
不見其所長焉。倘要速效。則矜持把捉。外似而內不  
化。動則觸物。不特徒不成。抑亦害也已。

金仁山曰。大德聖人之言。非智足以知聖人。鮮有傳之不善者。知言哉。儒者莫不法誦聖人者。然至其解經語道。不相背者。幾希矣。師承雖遠。學識雖淺。畢竟智不能居已。可不慎諸。

孟子不見諸侯。為無可見之君也。雖商宣。而惠。抗且往見焉。假令湯武為諸侯。孟子豈不就之乎。後世諸葛武侯。不求與諸侯。亦是意之。其尊師道自抗者。蓋耻公孫衍張蘇之所為已。後儒不察。以其義利之說。造迂遠之論。淺之于其觀大賢也。孔子曰。我豈匏瓜也哉。是荷義。王陽明曰。太公奇特斬絕之行。又後世亦為慕大者。

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為貴也。文錄

又曰。吾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害其為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與孔子同處一臺。其上。就其所見之偏全。其議論斷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害其同為聖賢也。同上

又曰。志苟堅定。則冰炭指擣。不足動搖。反皆為砥礪。切磋之地矣。同上

仁齋先生曰。死者生之終也。枯者榮之推也。有味乎言之也。乳哺慈音。生養之道也。飲食男女。求生養之情也。一往一來。生養一也。禽獸虫魚。生於飲啄於北。

牡。草木。藉於雨露。慘於霜雪。天地之間。無有不生養  
者。故曰天地大德曰生。也者。天地之性也。正仁  
之生也。恒於斯。歆之勤也。恒於斯。聖人飾以礼而  
後人道定矣。

先王如天下之方法。斯之謂道也。故外礼弟。則無所  
謂道。從者也。循此則才。備家。有國。治仁。義。孝。弟。忠。信。  
敬。恕。皆其分。數。若目也。礼。尔之仁。衰於上。民無所  
准。孔子雖聖人。不得制礼。尔。迺則其。与弟子言之。分。數。  
不博。則教不洽矣。儒者唯。力。數。是視。不知其皆礼。也。  
之義也。於是乎。託性引天。理。象。之說。曰。精。而。道。曰。

遠矣。夫老。祝。之學。主身。主心。無形。無相。則無方。  
數。則不得不載之理。無不之也。無不可言者。自尊  
自奉。作聖作仙。塵垢天地。以適其心。是其所為。至者  
也。而先王之道。所無。而古之人。所不問者。也。儒者。常  
圖。艷。羨。毫厘。為吾道之差異。曰。聖賢。授受。心法。若  
是已。先王之道。若是已。豈不痛也哉。

天地為廣大矣。止於舟車所及。曰。行星。度。於。目  
力之中。神思存于天地之外。人果大於天地。焉。  
黃帝。垂衣裳。堯舜。治礼。尔。而。若。縣。之。道。建。矣。黃帝。之  
前。聖。知。在。生。養。之。道。与。四。夷。美。於。哉。七。戒。八。狄。性。殊。



俗異各循其方而建道。雖無禮文亦能養生。廷死。野  
謂夷狄之道也。堯舜之道極於詩。眉所被。不可以我  
道律字內也。字  
人為萬物之靈。唯靈不能外於萬物。物也者。需養而  
生。養福而死焉。故人之與物。一於生養。生養之外  
亦無道也。古聖人恐生養之相奪。於是乎起仁義。建  
禮。仁義。禮。亦生養之方也。  
禮。一壞不可治矣。雖然。大徑大法。百世不能變之。  
吾是則不能保國家。故先王禮。亦禮亡。知况之存也。  
所以聖人之智。與天也。有。儒者專持精緻。薄其不

備。三代以後。若無君臣。豈其然乎。可謂不知道已。  
出則事公。歸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  
何有於我哉。孔子之在國也。如斯已。孟子曰。吾何異  
乎人哉。道字先生。輒勤從容。果何所循乎。  
但徠先生年登四秩。方始誦王李古文辭。蓋十年作  
辨道。尋作論語徵作辨名。其借古文辭。將以明古經  
業。詩將以達辭。令佐文雅。後生輩徒徵文辭。驕氣凌  
人。時或跳梁。藩籬之外。述辨於一宗。豈先生之意邪。  
先生夙標瓊偉。望之若棟。棟。豫章之不可攀援也。及  
與人居也。終日訥笑。和風耳雨。物養於其中矣。著文

章辭邪說。叱咤四十里。旣若不及。然蓋攻擊之文。從  
痼所勝。不如此。不足以回人心。若夫調停。兩可自  
託。溫恭。丈夫不為。

辨名曰。好德。亂德之類。皆指有德之人也。按。該。類。玩  
人。喪德。對志言之。猶語用。大亂。喪德。以酒言之。此  
等。是指其人之德言焉。

仲尼。曾中有禮樂。發端於顏子。子貢之間。故曰。吾與  
為東周乎。惜哉。

孔子不得制作。而平生言論。皆礼乐之推也。所謂若  
非礼勿視。聽言動類。可觀焉。然一涉言論。則教辱之

方不得名稱不多。所謂道從仁義忠恕。皆敬等。一而  
不足。皆礼乐之化也。後儒不察。徒執執言論。若稱而  
見至道。徒流空虛。為異端之歸。悲夫。

道出於天。不諱。之。則。是。独。以。人。語。天。已。以。人。語  
天。則。人。之。天。也。非。天。之。天。也。烏。能。知。夫。天。也。者。耶。聖  
人。資。於。天。地。而。生。斯。亦。不。能。知。天。也。譬。諸。旣。人。不。知  
有。生。之。始。也。故。聖。人。奉。天。而。行。者。而。非。知。天。者。孔。子  
知。天。命。知。天。之。命。我。已。非。知。天。之。謂。今。儒。者。以。知。天  
理。自。知。其。進。退。而。受。之。

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仁也。仁安民之德也。故天下之

道歸仁而已。堯舜制作禮樂。設於中國。後聖人觀時  
經世。互有損益。孔子為制作之時。不得任矣。及魯  
子墨翟其旨。四代並存。若有所尚。於是知夫子所尚  
不特周禮也。既論四代之禮。和何有所不言。故傳記  
子家所載。亦夫子論禮樂之緒言。儒者所傳也。後儒  
賈精一。自撰聖人之道。一有不合其意者。則曰是  
孔子之言。道者。天下之公器也。何得私之乎。當夫子  
時。游夏之徒。時或有異論。况其餘乎。天下事。變無常  
則道亦無常。足以安民者。皆禮樂之旨。而夫子所取  
也。在春秋時。皆仲以其道一匡天下。夫子稱其仁矣。

不容口也。是以窺夫子之所道也。竅啟之徒。貴道  
之名。不知道之實。諸葛孔明笑劉豫王。即劾引聖人  
是誠知聖人之道者。

儒者貴精一。自撰聖人之道。苟不合其意者。聖經賢  
傳。擴作以為偽作。孔子之言。任以為出它人。其言愈  
辨。其害道愈甚。

儒者說左國史傳。出其耳目之外者。任為浮夸虛誕。  
斷以義理。亦後不疑。夫造化涸竭。膏魄無餘。天心之  
同。何不有之有哉。異所不睹。怪所不聞。越犬吠。牛喘。何怪之有。河出圖。洛出書。其謂之何。唯君子

不語怪。若斷以臆見。訊鞠造化之變者。亦癡人說夢類耳。

或曰。戰國時。禮壞。未崩。先王之道。不可復脩也。孟子則言。必道性善。啓以四端之心。勉以擴充之功。庶幾可以進於德矣。故語禮。則曰。辭讓之端。若敬之心。語樂。則曰。今之樂。猶古之樂。語治。則曰。養生盡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平易近情。不假禮。而道可致矣。當禮未崩壞之後。而舍此。亦何適從乎。孔子之嫡流。儒者之大宗也。荀卿。廣策。妄議。思孟曰。性善也。曰。學至於禮而止矣。彼知有先王之道。而不知先王之為教也。

凡

是其所謂以艾春黍者也。何能為也。曰。子詭今之俗。不詭古俗。固今之奇。不聞古之學。故不知古之道也。孟子學孔子者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雖孟子亦舍詩。居禮。而何學焉。當彼其時。七國相雄。有道者可得王也。孟子欲假以達其道。故喻以其所易曉。已自謂天欲平治天下。舍吾而其誰哉。孟子之心。不可知矣。其教學者。亦以所易曉。一時之權趨時功者也。亦游說之習也。荀子年未五十。始學於齊。能學游說之術。不復干諸侯。一困於齊。再瘞於楚。則退著百篇。見思孟政時之說。無益於世。及謬於先王孔子之

教。故謂性。惡為禮。亦之心。以張先王之道。已孔子沒  
後。百家蜂出。得荀孟而道不滅也。功誠偉矣。  
生不食五鼎。死烹於五鼎。蠢動中固有此種。天下此  
庸才之所御也。  
野之又野。近於禽獸。上世質朴。病存乎野矣。故先王  
經世以禮文為道。不由此則不可治也。文之弊也。趨  
於奢侈。奢之極。統於田窳。世之所以亂也。儉以為本。  
文以行之。先王之道也。故曰與其奢也寧儉。文備於  
周。而周氏家法。勤儉相承。可以窺周公制禮之意。  
聖明在位。道行於上。賢人伏野。道傳於下。進則稷契。

退則孔孟。斯文賴此不墜。其功一也。然三王禮制  
度不同。要歸於安民。學術立論有殊。要歸於濟世。故  
其相勝者。正所以相濟也。彼二儒立於唐虞之朝。一  
吁一呻。不必雷同。逮論定也。亦歸於都俞。已後世儒  
者。專護宗門。吹毛求疵。互相訛謗。使賢者受冤。百世  
孔子之道。不明於世。此故也。王者無外。何有彼此。孟子  
性善。禦老氏破道者。荀子性惡。恐性善至廢。子也。孟  
子不言禮。而諸侯僭竊。惡周禮之害已。當是時。說以  
禮。而欲其入。而亦之門也。故直言。理義而不說。禮亦  
孟子豈實棄禮。而故曰。今之宰執。古之采也。荀子專

閑

尚禮樂恐先王之道近於止也。孔子仁愛仲而不擯  
桓文二德則務作五霸。戰國時諸侯暴逆。藉口於五  
霸。所以作五霸者。塞其原也。商時之論也。  
余竊疑古人傳道。多是口傳。其文成於後。賢相傳之  
而不必出一人。故歸名於所出。而不著作者。老子居  
鑿徑。類其書成於後人。較然也。而若其說必古。未可  
相傳也。尚存今古文。亦必二派。以其出早晚。不可致疑也。  
老子居在論語前。而嘗試以二居較此。論語文古。而  
較然。老子却有戰國以下氣象。若上將軍偏將軍。春  
秋時未之聞也。其它文辭。靡倫。皆非成周遺調。老子

為柱下史。雖迺不至如此之野也。

書言政事詩觀風俗。故詩居唐虞三代之史。其  
末也。流為淫泆之學。四子者講義理。其末也。流為性  
理之學。經濟志在天下。性理主心身。經濟天下之學  
也。性理一身之學也。所本殊也。故孝主五經。而四子  
以明其義矣。不然徒講義理。欲得聖人之心者。必墮  
於老佛窟中。

老聃為柱下史。其載筆後之乎。莊周漆園吏。其稟續  
旧之乎。是未可知也。讀其居。知其入。其必流於先  
生。居二學。作文辭者。然三千言。內外篇。後世學士求

批糠而不得膏。文章果無核也。存於其人而已。  
仁智德之至也。仁者必有智。二者必扶而居。仁故仁  
智而二之者。命其所長已。其實不相離。仁而不智。和  
仁不行矣。智而不仁。乎。知不達矣。古之所謂仁智者。  
就長人安民之德而稱之。故皋陶曰。在知人在安民。  
孔子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後世所謂智主知見。老  
佛之流也。不可與適君子之道也。

鄭康成解思君詩曰。文王之在辟廬也。有賢才之質  
而不明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所才者。亦得居於  
位。言養善仗之積。小致高大。又述毛公曰。大疾害人

者。不絕之而自絕也。為厲皆病假之行者。不己之而自己  
言。化之深也。可謂善言文王之德也。

忌日人或疑古人以日數歛。以文于歛。按王制曰。天  
史批簡記奉諱。惡周友曰。小史告王之諱。禮云。諱  
先王之者也。惡者忌日也。先王死日。及子卯不食也。  
據此則以文者可見矣。

伏羲仰觀俯察。窮天地萬物之理。推數作易。決嫌疑。  
斷吉凶。專供用物成務之用。故易占筮之居也。文王  
周公繫彖象。始有文辭。至孔子作傳。始發義說。故  
以語道。其意統因。魯史示王者之政而已。

繫辭傳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何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  
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謂  
伏羲作易。仰觀俯察。法象效則。無所不悉已。論語曰。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傷時無明君已。皆不言聖人因  
河圖作易矣。洪範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畴。尋備攸叙。  
亦不言禹因洛書作洪範。尚書孔傳曰。天與禹洛書。  
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禹遂因而筭

之。漢晉五行志。刻款以為伏羲。繼天而王。何出圖。則  
而四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  
是也。圖書之為易。經無明文。其說至漢儒始定矣。  
孔穎達曰。中侯及諸緯。多說黃帝堯舜禹湯文成。受  
圖書之事。皆云龜負圖。龜負書。得候之。書。不知誰作。  
通人計覈。謂偽起哀平。雖復前漢之末。始有此書。以  
前學者。必相傳此說。所謂以前學者。亦唯言孔安國  
之徒已。余謂大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八卦生六十四卦。自然之數也。不必得圖而後知之。  
洪範第九類。叙彛倫已。難言龜背書。天神言語也。禹



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聖者祥瑞不可誣矣。雖然。後世數理家造為圖象。字合附會。為精微之說者。吾不信焉。伏犧四圖。自邵康節始傳。曰陳希夷所傳。仁壽先生為仙家所傳。而不取焉。謂希夷也。東  
庄先生說易私說論之甚悉

易本占筮之局。至十翼始引說君子之道。是易百二道。本經多從朱子占筮之解。如程子說。當以解十翼而可也。如此則淫傳方明。可免牽強之累也。  
但徠先生不信十翼為孔子之作。故辨名作四從解。唯認為後人。歐陽永叔謂繫辭文言此孔子作。序卦

說卦雜卦筮師之言也。辨之甚詳。本集童子問

但徠先生不以易為教矣。易之為局也。古聖人本天也。窮物理為用。物成務之用。此字者之所急也。其道二五為主。三上為危。為悔。所謂退步而尚謙。虛避盈滿。其以有觀陰陽消息之理也。是易之教也。如孝者。當優游禮樂。務成其德也。易教非所急也。理孝與未易為理局。泥於理者有害於道。是先王所以不取易傳。通鑑個目也。

伊川傳易。漸繫辭叙卦雜卦說卦不註。意者有所疑而除之乎。伏犧作易。唯見繫辭。而程傳依古聖人作

易而不名伏犧。是亦可證也。歐陽永叔在同時。以曰  
繫辭。泚孔子之作。序卦三篇。筮師之言也。伊川其有  
所取。永叔說耶。

龍馬負圖。神龜載曆。孔安國劉歆既言之也。其象至  
闡朗。始言之。而王弼怪不言之。穎達作正義。亦不言  
其象。至邵堯夫始詳言之。朱元晦因之。恐邵子因周  
訓之言。創作之歟。以說東崖先生說易。私說論之甚悉。

東崖論孔子以義理說易。曰。彖象泚孔子之作。既不  
可信也。唯論語曰。加我數年。之。故知不以爲卜筮  
之居。而以爲義理之居。倘使之爲卜筮之居。耶。則方

掛棟。歸之。陰。固。不。得。假。年。而。學。也。蓋。日。中。則。昃。月。滿  
則。虧。此。理。之。常。也。故。易。之。爲。教。貴。謙。冲。而。戒。盈。滿。喜  
中。正。而。忌。亢。極。所。以。謂。之。學。也。然。當。時。未。甚。盛。行。不  
比。詩。各。執。禮。之。可。雅。言。也。故。假。之。數。年。領。會。其。教。則  
應。事。接。物。豈。有。悔。尤。之。至。此。所。以。爲。無。大。過。也。孺。按  
過。失。多。生。於。所。過。而。所。不。足。者。旣。可。追。焉。過。者。追。之  
不。及。故。以。過。爲。名。所。以。謂。可。無。大。過。者。易。之。教。爲。兩  
夫。易。古。聖。人。所。作。雖。孔。子。不。言。之。則。不。得。其。說。其。言  
如。甚。難。而。求。不。可。得。者。然。尊。古。重。道。若。僕。之。至。也。  
東。崖。論。孔。子。不。用。卜。筮。之。意。引。洪。範。龜。筮。之。傳。

龜筮筮長及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謂聖人不必硬  
信卜筮。是其家學。故先王孔子之道為二。故不忌矣。  
夫先王臨天下奉天命而行。謀宗廟而出。豈天譴之  
而命鬼神便之而告哉。夫卜筮以人承諸鬼神用之  
無怪。或至流鬼神。洪範左傳所載。則用卜筮奉天命之  
道也。先王制祭祀之禮。不慮其不享也。倘以理論之  
享與不享亦不可知。焉卜筮不可用。則祭祀亦可廢  
耶。

人之見理也。曾有心者。咸能見焉。心憶而口言。譬如  
風來而物鳴。何氣極之有矣。故孔子言則稱法言。苟

不由先王之法。以已說理者。必亂道也。戰國諸子是  
也。宋儒稱復古學。其學則以已理。抑經意。使經從已  
而行。安在於誦法言。

聖人者人之至也。平天下者從之至也。故德是乎天  
下者。謂之聖人。堯舜禹湯文武是也。周公孔子雖不  
為位。其德足配聖人。故亦謂之聖人。故聖人之道。平  
天下之道也。六經所載。皆是物也。過此以往。更無從  
之可稱。無道之可論。老佛之徒。生不遭堯舜。又不聞  
聖人之道。遂以已意。求安身之益。空論虛見。無所不  
至。越聖人而稱道。從欲以而衣享。聖人之樂者也。諸

子百家不循法言以議論為道者。雖号稱聖人之道。  
亦皆老佛之下流也。  
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堯舜其統病諸。是論從之難也。  
雖然。聖人之從。被九卅而止。過此以往。智雖有餘。手  
無所用。言從雖有餘。無所施焉。故其道至乎天下  
而居。謂之曰日月者。其明与天地合其從也。外國唯  
大東朝。辨風氣与中華同。能奉堯舜之道而治。其他  
蠻貊殊俗。各道其道。聖人所不与知也。儒者欲必以  
聖人之道質其悖。術者欲接其道而隔聖人之道。皆  
不知道者也。

五行祖乎洪範。後無述之者。七十子所不言也。荀卿  
謂子思孟子造五行。橫中庸孟子不概見矣。戰國時  
學太監矣。始多言五行。蓋藉以飾其立言已。此時鄒  
魯儒者。或亦言五行。觀秦博士。而可見矣。荀子輒原  
諸師承。訛其畧。禮樂務論說。而貽愆於後學也。降及  
漢時。白虎諸儒。及董仲舒。劉向等。所論無適不五行  
者。害道傷德。鄒魯之旧。宋儒理字。雖自特異。亦後五  
行之別儒已。

李王倡古文。而古文興。知于麟尚書學者。則以書為  
古文。元美尚巧學者。則以巧為古文。古文莫若經傳。

者經傳固有奇巧。逢奇處則自不得不奇。逢巧處則自不得不巧。初非以奇巧為功矣。學李王者應須從其手處下手。既得其柄。奇巧亦任其所欲。初學未辨黑白。專意慕李王之為巧。不啻不得奇巧而并文章而失之。不亦謬乎。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唯是一氣。一乎生者也。地者天之疑也。陰者陽之屈也。日往則月來。暑往則寒來。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可觀陽則陽之屈而動靜之機也。北陽氣外則別有陰氣也。譬如呼吸。唯是呼已吸其出入之機也。嘔則溫。噎則涼。

是可以觀陰陽之情。其天地陰陽男女牝牡。統皆有東西就其成形而命之。各立效法也。已。

人能察秋毫不能內視臟腑。明向外也。能仰星辰不能遠不能視壁外。目力有限也。人之生也如是矣。其智亦止耳目之所及。故聖人不能論六合之外。明智不能計明日之後。夫天地造化之蘊。鬼神幽明之故。雖甚近也。亦隔一壁。

壁。統臟腑之不可得而見也。其可言者。古聖賢既言之。若夫經傳不見者。以其不可知不可言也。後學乃欲居其說。猥生意見。不妄則愚。亂道之甚。

人疑善者或得福。為惡者得福。夫殷紂。百萬象中。豈無一二孝子忠臣。與死牧野。和以是謂武王殺孝子。忠臣可哉。故曰。火然。崑崙。玉石與焚。此之謂也。天之於禍福。亦旣是也。福善缺。函天心之常。時或相反者。造化大機。天亦不能一。履。枳。然亦千萬中之一二。旣牧野。忠孝也。已由是。不可疑天命。理之無窮已。旣造物之無端倪。人智之多端。亦旣理之無窮已。故以人說理。終無窮極。一彼一此。互有是非。自唐虞至今日。更百千萬口舌。不能相服。而統一焉。為是故也。唯智者能待聖人。折衷不疑。唯聖人

亦有所不能焉。武王太公不能服夷。旣當於孔子。孟荀不能正老佛。旣異代。唯智者能准天地不惑。

增地之新正天為新。於果。於。有。天。乃。心。意。  
於。地。之。新。正。天。為。新。於。果。於。有。天。乃。心。意。

